



裤子穿错了

文 / 曾耀文 (福建)

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铁蛋刚躺在热炕正想和老婆翻云覆雨，这时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，铁蛋抓起话筒，一听是厂长打来的，厂长说：“铁蛋，厂里的机台坏了，你赶快来修理，明天要赶任务，急用机台。”铁蛋一听心里很不痛快：“这又黑又冷的天……”听筒传来了厂长的大嗓门：“我给你两天的加班工资。你不来我可就要叫别人了。哼！我们厂里正在减员增效，下岗一批人员，你看着办吧。到时可别后悔呀。”铁蛋一听下岗二字，吓得直哆嗦，连声说：“我马上到，马上到。”厂长最后说：“你修好了机台要等我验收才能离开。”铁蛋撂下电话，披上大衣，也顾不上老婆，骑上单车向厂里赶去。

到了厂里，铁蛋开始干起来。他是个老机修了，对付这机台轻车熟路。铁蛋刚干了起来，却突然停电了，等了约半个时辰，电还是没来。他想，回家吧，明天赶早来干，工人上班之前修好也来得及。于是，他就打道回府了。

巷口昏暗的路灯下，铁蛋看到停放着一辆桑塔纳，车辆号码尾数是5188，这是厂长的专用坐骑。厂长的坐骑深更半夜停放在这里干什么？铁蛋有些纳闷。

到了家，铁蛋掏出钥匙开门，屋里却反锁着，他使劲敲门，敲了一会儿，才听到老婆喊道：“来了，来了。”“吱”地一声，后门开了，闪出一个熟悉的人影，像是厂长。铁蛋浑身发抖，紧紧攥住拳头，想追上去揍扁他，可一下子却看不到人影了。老婆开了大门，铁蛋怒吼：“磨磨蹭蹭的，原来是勾引野男人来家里鬼混。”

“没有啊……”老婆语无伦次。

铁蛋扯亮了电灯，只见老婆披头散发，炕上一片凌乱。“老实讲，是你勾引他，还是他强暴你？”铁蛋揪住老婆的头发，两眼冒火直逼她。

“他说，我不依他，就让我们俩都下岗。他还说，准备让你当车间主任。”

铁蛋的老婆年轻时长得花容月貌，是厂里的一枝花。铁蛋和当年还不是厂长的厂长争风吃醋，为争夺女人进行了一番勾心斗角的较量，最后铁蛋赢了。不想爬上厂长宝座的厂长以权欺人以权压人，让铁蛋戴上绿帽子，当乌龟王八。铁蛋咽不下这口气。

“我们就是穷死，你也不能干这不知羞耻、伤风败俗的事。这日子无法过了，我们离婚吧。”

“我错了。看在我们多年夫妻的份上，原谅我一回吧。”老婆可怜兮兮地说。

“不，坚决离……”铁蛋想坐在靠背椅上，一眼看到一条崭新的长裤放在椅上。原来是厂长在慌乱中穿错了铁蛋的裤子。铁蛋和厂长个头差不多。铁蛋翻开了裤兜，里面有二万元现金。铁蛋冷笑：“这钱就没收了，权当赔偿我的名誉损失费。反正这钱也是他贪来的不义之财。”

铁蛋又对老婆说：“离婚的事就不提了，当没这回事。这次原谅你，给你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，以后下不为例。”



石匠 作者 | 邓辉华

孙立平是局工会干事，他的上面还有个工会主席。除逢年过节为同志们谋福利忙一些日子外，平时都很轻松。孙立平这一轻松就有人盯着，不让他闲着。这不，县里召开些无关紧要的会议，孙立平常常被局长派去做替身。反正也没事，替身就替身，不就是赶个会吗，没旷工就行。孙立平这样自我慰藉着。

孙立平当“兵”习惯了，在他脑海里一入那种环境就自我感觉良好，会严格遵守会议纪律，总是提前到会，而不早退离场。听会时很认真，一边听一边做好记录，高潮处或领导讲话结束，他会使劲鼓掌，那节奏和力度拿捏得挺准，仿佛出自内心，没有表演成分。县电视台的新闻里，孙立平常露脸，可以说出镜率极高。每次替身赶完会后，他都会原汤原汁传达给局长和同事们。局领导没被文山会海拖累，倒认为这是一着妙棋。外界不知孙立平是个什么职务，只认他是领导并常喊孙局长。孙立平也不谦虚，虽有点飘忽，但一转念，又变得木讷，只是呆板地随声随应，活像机器人被装上了语言程序，无情感流露。孙立平这干事的职位介于领导和办事员之间，既是干部，又是办事员，虽说做具体事情，但上任时连个任职文件也没有。

孙立平今年50岁出头了，人前人后总觉矮半分，特没面子。他

此处不该有掌声

文 / 江清明 (湖北)

第一次找局长，很谦恭，轻言细语，说想进步一下，让他的名字出现在红头文件里，搞一个工会副主席。局长很平和，笑着说：孙干事有觉悟，要求上进很好，等开局长办公会研究决定吧！

一年光景飞逝，局长办公会开了一茬儿又一茬儿，就是没见对孙立平有什么动静。

孙立平第二次找局长，这回他的语气不那么平和了，怨气在心底里浸浮。局长拍着脑门依旧笑着说：“哎呀！你不说，我还真忘了。没事儿，会研究的！”局长这一保证，孙立平悬吊的气全压到海底深处：局长的确有点忙，一幢楼办公，他都看到了！等就等，这多年都过来了，还在乎一时半刻？！

从播种到收获，一年的辛劳又付出了许多，然而，孙立平却没有得到甜蜜的果实！他那被压在“海底”深处的气，突然间被火山爆发推送出来，竟气呼呼地喷向局长，仿佛要将他融化：“我也不是要工会副主席这一职务泡水喝，总不能一直是个干事，是我工作不行还是有什么别的问题，总得给个理由吧？”孙立平急，而局长却态度依然笑着说：“你给我点时间，马上研究。”话都说到这个份上，孙立平怎好意思继续纠缠？

忽一日，局长坠楼身亡。孙立平先是一惊，继而心情又变得失落

惆怅，不知道是局长命短还是自己无“官缘”。但孙立平心里明白，外界谣传局长在外包二奶，索贿受贿，遭人举报等等。如果是真的，那局长就是畏罪自杀！

然而，叫孙立平纳闷的是，既然做男人，有胆违法乱纪，就应该有胆面对组织的审查和法律追究。也许局长真的是不慎坠楼。

人走了就一了百了。局长还是革命同志，但时下规定党员干部召开追悼会要经过上级组织批准，一般情况下均丧事从简。几名副局长一合计，说在局内部小范围开个局长追思会，也不枉同事一场。

这日，在两间通场布置得色彩冷峻而凝重默寂的会议室里，局长追思会开得很严肃，不少同志哽咽着述说局长生前的工作辛劳和对同志们生活的关心。按过去会议惯例，每位同志发言都应该有掌声的，但追思会大家都心照不宣，无人鼓掌。孙立平却忘记了这些，只要是有人发言结束，便会条件反射般情不自禁，就像替身赶会一样，鼓掌的节奏和力度依然拿捏得很准，不缓不急，不轻不重。或许是鼓掌惯了肌肉都储存了记忆，在惯性使然中愈发紧凑。

会场上死一般的静默中，偶尔冒出低吟的哭泣声，孙立平的鼓掌没人理睬，大家都心知肚明：其实，他此时的内心真的好酸楚……



天子湖 摄影 | 江光雄

神秘的壶水

文 / 魏立国 (黑龙江)

行军时，父亲比别人多背了两壶水。

奇怪的是，父亲在睡觉时还把那多背的壶水枕在枕下。

“小不点儿”生性多疑，他对班长说：咱想法看看他那壶里是什么珍贵的水。

班长点点头表示同意。

一次，父亲急着上茅厕，“小不点儿”便乘机把挂在栅栏上的那两壶水摘了下来，分别拧开盖闻了闻，嘿！我里格娘呀！！撒腿就跑。他急匆匆跨进屋，将壶水递给了班长。班长一闻，呃！——他在哪儿整的这玩意呢？！

正在这时，父亲憋着通红的脸惊慌着闯进屋：“你……班长，快给我！”父亲边说边伸出双手抢水壶。

班长看着父亲那失态的样子，也没好气：“说实话，这酒哪来的？！”说完，又追问一句：“咱们新兵班刚组建，你酒瘾这么大，如实招出它的来历！”

父亲见瞒不住了，只好坦白：

“班长，我本不想让大家知道，我带这两壶酒的用途，既然大家都在，我就把谜底揭开吧。我这酒，在作战前，就想喝一口，酒壮英雄胆，一旦和敌人拼刺刀了，好更有力量和杀气！”

原来，我爷爷奶奶他们世代传承酿酒技术，在家中开了个小酒坊。父亲从懂事起就学会了喝酒。有一次，我们家藏了一位八路军，小鬼子追到酒坊，四处乱找，还把几口大酒缸给砸了。爷爷气的抱起一坛酒咕咚咕咚喝下肚，然后跑进屋内找到一把明曜曜锋利的长刀，借着酒力连杀了六个小鬼子，剩下两个仓惶逃窜。八路军被爷爷转移到了安全地方。直到抗日战争解放后，我爷爷才重返家乡开了酒坊。父亲却参军打仗去了，每次路过家乡，他就要带酒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从不轻易喝酒。说也奇怪，在敌我交锋时，父亲只要喝一口酒，他杀敌的准确度是百分之百的命中率，因为那是他生命中获取力量的强心剂。

战友们了解了父亲的用意，班

长疑惑的定了定神，后见他拿着酒壶对准嘴，猛然间一仰脖咕嘟咕嘟喝了几口。“小不点儿”和四川籍的“大个子”还有全班的战士见状，先后都纷纷上前抢酒壶喝酒。

这会儿班长红着脸说：“大家来朝鲜战场上还想回国吗？！”

“不想回去！不想回去！！”大家都异口同声地回答，那声音像一把会飞的利剑直插阵地上空的云雾之中。

这天拂晓，著名的上甘岭战役打响了。

我的父亲和战友们凭借着酒劲，一个个变成了金刚不倒翁，击退了敌人近百次疯狂的进攻，守住了敌我双方争夺的重要高地，为大部队总攻赢得最后的胜利。

在红旗插满阵地的喜悦中，淌着泪水的父亲看班长就要把剩下一壶酒中的一点酒喝完，他伸手就夺过余酒喝了最后一口，然后朝着躺在坑中的四川籍的“大个子”和“小不点”俩的身上洒了过去！并让那酒壶为他俩的英魂一块陪葬……